

烈火如歌 II

愛如烈火
凌翅苍穹

同名劇由

周渝民

迪麗热巴

領銜主演

／明曉溪／

著

上銀雪，
人間烈火，
冥界暗河。

烈火如歌 II

明晓溪

著

CB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烈火如歌. II / 明晓溪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404-8432-3

I. ①烈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3113号

LIEHUO RU GE

烈火如歌 II

作 者: 明晓溪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监 制: 邓 理

策划编辑: 付 婷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封面绘画: 符 殊

版式设计: 张娅君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50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32-3

定 价: 34.80元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• 楔子 / 001

▶ 第一章	/ 005	▶ 第十一章	/ 206
▶ 第二章	/ 037	▶ 第十二章	/ 219
▶ 第三章	/ 057	▶ 第十三章	/ 239
▶ 第四章	/ 081	▶ 第十四章	/ 253
▶ 第五章	/ 096	▶ 第十五章	/ 263
▶ 第六章	/ 114	▶ 第十六章	/ 282
▶ 第七章	/ 126	▶ 第十七章	/ 295
▶ 第八章	/ 141	▶ 第十八章	/ 314
▶ 第九章	/ 169	▶ 尾 声	/ 337
▶ 第十章	/ 190	▶ 后 记	/ 341

武林第一盛事！

江湖中沸沸扬扬，黑白两道都在揣测，这桩喜事一结，天下局势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？但无论是何种揣测，接到喜帖的群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贺礼，路程远些的已然动身起程了。

那时，如歌正倚坐在桂花树下。

秋日，静渊王府。

落叶金黄。

如歌的红衣在风中微微飘扬。

她的手指轻轻触摸着掌心那朵寒彻入骨的冰花，冰花晶莹剔透，光芒流转，碰着它的花瓣，会让她淡淡地想起一个冰雪般美丽的人。

有接近的声音。

她转过头。

一辆木轮椅。

轮椅中，青衣男子温润如玉，眉宇间有淡淡的光华。他双腿似不能行走，但恬淡自若的气质让周围的世界霎时宁静。

笑容像魔法一般点亮了如歌的面容！

她跳起来，扶住他的轮椅，轻笑道：“忙完了吗？整日在屋里处理公文，对你的身体不好呢！”虽说他体内的寒毒已被吸尽，可是身子依然需要细心的照顾啊。

玉自寒微笑。

她瞅瞅他，又道：“怎么穿这么薄？天气转凉了，要多穿些才是！”

“好。”

如歌的脸皱起来：“我知道！你在笑我对不对？！像个老婆婆一样啰唆……”想一想，她蹲下来，瞪住他，“不过，就算变成个啰唆鬼，我也要缠住你这个不知道照顾好自己的人！师兄，你认命吧！”

玉自寒低下头。

唇角的微笑温柔得似要融化冰雪。

然而——

他看到了手中的那封信。

笑容慢慢敛住。

手指在信上收紧。

如歌察觉到他的异样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玉自寒眼底掠过一丝担忧。

“有坏消息吗？”

她望着那信。

他摇摇头。

“战枫七日后成亲。”

他告诉她。

忽然卷来一阵秋风，焦黄的落叶在庭院的地上旋转。

如歌眨眨眼睛，笑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赶回烈火山庄了。师兄，我们送什么贺礼合适呢？”

“歌儿……”玉自寒轻道。

“师兄，你在担心吗？”她趴到他的膝头，白皙的面颊贴在他青色的衣衫上，笑道，“以前的事情，我全部忘掉了，他成亲不会困扰到我。”

玉自寒轻轻摸着她的脑袋。

他有种奇怪的感觉。

如歌不再是以前的如歌。

自从一个月前，他昏睡三天醒来后，再见到的如歌仿佛一夜间成熟美丽了起来。她依然对他微笑，依然关心着他，却给人一种感觉，她不再无忧虑——她的笑容不达眼底了。

“歌儿，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为什么她变得不再开怀地笑，变得不再有单纯的快乐。

“什么也没有发生啊。”如歌躲开他的眼睛，笑着说，“师兄好像变得很多疑呢，你看，一切不是好好的吗？哪有什么事情发生。”

“雪呢？”

玉自寒终于问了出来。

他的寒咒被雪吸出来，可是雪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再无踪影。宫廷里也没有了雪衣王的消息。

雪……

如歌的心被狠狠撞了一下！

那夜，雪的身子渐渐透明，幻化成万千道光芒，一点一点自她怀里消失……

“他走了。”

如歌的声音很轻，轻得恍若十月的飞雪，来不及落地便已融化。

她苦笑道：“他走了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“歌儿……”

玉自寒双眉微皱。

如歌笑得温柔，她轻轻握住他的手：“师兄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地生活。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过去了就让它过去，或许很冷酷，可我真的不想让过去的事情困扰住我所珍惜的人。”

她微笑地凝望他。

漫天晚霞柔柔照着她和他交握的手。

玉自寒的青衫被风吹得扬起。

他温柔地拍拍她的脑袋，决定以后不再提起这个话题。他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，然而，如果这是她所希望的，那他就永远不知道好了。

她笑着低下头。

泪水悄悄涌进她的眼中。

深秋的桂花树下。

没有花香。

红衣的如歌静静趴在玉自寒的膝头。

……丫头，不要忘记我……

如歌的喉咙里涌起一股咸涩感。

对不起，我不会放纵自己去想你。因为，如果我忧伤，爱我的人们也会忧伤。

第一章

他像孩子般奢望，就让
时光死掉，就让这一刻
永远永远停下来。

大喜的日子。

烈火山庄张灯结彩，大红的喜字到处都是，红彤彤的灯笼映照得夜晚的天空如白昼一样明亮。

酒香伴着菜香，在夜风中浓浓飘来。

宾客们来自大江南北，他们在金火堂堂主慕容一招的招呼下，于各自的酒席中落座，兴致高昂地恭贺着谈笑着。每个人应该坐在哪一张桌子，邻近的桌子又应该坐什么样的人，慕容一招都安排得极有讲究。否则，如果素来不和的江湖朋友坐在了一起，就算碍于烈火山庄的面子不至于惹出什么事端来，可也十分没趣。

慕容一招红光满面地招呼着宾客，又暗自吃惊地打量着庭院前方

主座上兴致高昂的烈明镜。

十几年了，他从未见烈明镜这般开怀过。

烈明镜坐在铺着白虎皮的紫檀靠椅上，浓密的白发梳理得很整齐，他捋着胡须笑，那笑容是慈祥的，脸上的刀疤似乎都消失在了笑容中。

如歌也很吃惊，她回头望望身边的玉自寒，笑道：“你瞧啊，爹开心得好像他才是新郎官。”

玉自寒微笑。

今晚师父神清气爽，的确是难得的好心情。

烈明镜面板起来：“乱说什么！”

如歌耸耸鼻子，笑得轻松：“爹，你不用唬我，女儿知道你这会儿心情好得很，才不会生气呢！”

烈明镜瞪她片刻，忽然朗声大笑：“好！不愧是我有玲珑心肝的乖女儿！爹不生气，爹今晚真的很开心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他的笑声冲破长空，在灯火通明的夜里激荡。

酒席中。

天下无刀城的刀无暇、刀无痕，少林的流眉方丈，武当的松牙子真人，峨眉的净云师太，皆是微微一怔，循声向大笑的烈明镜看去。

烈明镜称霸武林几十年，鲜少在众人面前如此放纵自己的情绪。

战枫的婚事，怎得他这样开怀？

莫非真如传闻所说，烈火山庄与天下无刀城结亲后，烈明镜就会将庄主之位传于战枫？

刀无暇与刀无痕对视一眼。

慕容一招若有所思。

姬惊雷笑着拍开酒坛的封泥，仰头畅饮。

裔浪一身灰衣，在烈明镜的笑声中低下头。

灰色的眼睛迸出一抹暗光。

如歌轻叹道：“爹，你未免也太偏心了吧。难道，枫师兄在爹心里就那么重要？”

烈明镜扬眉道：“歌儿，你在吃醋？好浓的酸味……”

如歌撒娇道：“是啊！我要爹心里只有我！枫师兄成亲让爹这样开心，我都做不到呢。不行，我嫉妒啊！”

玉自寒的目光温柔如春水。

他明白如歌。战枫成亲，爱女如命的师父虽然为弟子开心，可是，依然会担心女儿解不开心结。她的撒娇却能让师父晓得，战枫的影子已经从她心里消失了。

烈明镜呵呵笑着，拍拍女儿的手背：

“乖女儿，你是爹最疼爱的宝贝，爹会把世上所有的好东西统统给你！”

如歌笑道：“谢谢爹。”

这时。

“新——人——到——”

一声喜气洋洋的宣告，将当晚喜宴的气氛推向高潮！

树梢、屋檐挂着的灯笼映得半边天火红。

深秋的枫树仿佛醉了般艳红。

鲜红的枫树道上。

战枫与刀冽香穿着大红的喜服。

刀冽香的嫁衣上绣着金灿灿振翅欲飞的凤凰，缀满珠玉的凤冠上垂下的流苏让她英秀的容颜若隐若现。

战枫也是红色的喜袍。

他发蓝的卷发，不羁地在肩头翻飞；双目中亦是一片冷漠的暗蓝；右耳上的蓝宝石，在灯笼的红光下，却折出冷峭的寒光。

这冰冷的幽蓝色与他大红的喜袍看起来是那樣的怪异和不搭调。

众多喜娘、丫鬟、孩子们簇拥着这一对新人，他们笑着闹着，将小米、花生、花瓣、糖块向新娘子头上撒去……

笑声和恭贺声在庭院里潮水一般响起……

烈明镜朗声大笑……

刀无暇眼中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……

如歌心中一片宁静。

她看着战枫与刀冽香之间牵着的那條大红的绸带。

绸带中间，绾了朵花。

红色的绸带连着战枫和刀冽香，在众人的贺喜声中，在满树摇曳的枫叶下，他和她慢慢走过来。

……

夏日的荷塘边。

碧绿的荷叶，满池的荷花。

蓝衣的小战枫问红衣的小如歌：

“你为什么喜欢穿红衣裳？”

小如歌笑得很臭美：

“因为漂亮呀！”

“为什么红衣裳就漂亮呢？”

“笨！”

小如歌羞他。

小战枫生气地瞪她。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笨！只是，她“呵呵”又笑

起来，笑得比荷塘里的荷花还要粉嫩好看。小战枫的脸红了。

小如歌笑着道：

“你真笨啊！你忘啦，新娘子成亲的时候都穿红衣裳啊！新娘子是世上最美丽的人，一定是因为她们都穿红衣裳！呵呵……”

“你又不是新娘子。”

小战枫的脚踢打着荷塘里的水。

“等我长大了就会变成新娘子啊！”想一想，小如歌苦着脸，“啊，那还要等好久呢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？”

小战枫别扭地说：“那么想当新娘子啊。”

“是啊！”小如歌用力点头。

“那……”小战枫为难了半天，终于说，“……那你当我的新娘子好了！”

“呀！！”小如歌兴奋地跳起来，险些扑进荷塘里，小战枫扶住了她。她快乐地扯着他的袖子，摇着说，“是你说的啊，不可以反悔啊，否则我就再也不跟你玩了！”

小战枫懒得理她。

荷塘里，粉红的荷花静静绽放。

两双小脚荡出一圈圈涟漪。

小如歌歪着脑袋，忽然想到个问题：“为什么要我当你的新娘子呢？”

小战枫眨眨蓝色的眼睛：“因为你本来就穿红衣裳，我可以省下银子。”

小如歌怔一怔。

然后，她猛地用脚一拍水，水花溅了小战枫一身！

童年的笑声荡漾在开满荷花的池塘边……

……

灯笼的光亮映红了枫叶。

满树枫叶。

鲜艳如火。

战枫和刀冽香已然走到了张灯结彩的庭院最辉煌处。

一片枫叶轻悠悠飘下。

轻悠悠飘落在战枫的肩头。

“一拜天地！”

烈明镜白须飞扬，嘴角含笑，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；刀无暇摇扇轻笑，刀无痕饮下一杯酒；玉自寒轻轻覆住如歌的手掌，唇角勾起的淡淡笑容是对战枫的祝福。

宾客们的笑声，孩子们的起哄，让夜晚忽然变得喧闹起来。

战枫行礼时，看到了一个人。

她站在光亮处。

隔着五步的距离。

战枫感觉到了她的变化。

她长大了，稚气与天真少了很多，模样似乎也有些不同，眉眼间多了种绝美的气韵。她只是静静站着，却仿佛有烈焰般的光彩逼得人睁不开眼。

“二拜高堂！”

战枫同刀冽香向烈明镜拜下。

烈明镜大笑着挥手，快慰与满足的神情令在场的人有些吃惊。

她，站在烈明镜身后。

她在微笑。

她依然是鲜红的衣裳，鲜红得让深秋的红枫黯然失色；她的眼睛依然明亮，明亮清澈得像清晨映着朝霞的溪水。她的笑容是柔和的，仿佛是想起了遥远的童年，一件有趣的往事。

她恬淡美丽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她的心境。

战枫的瞳孔慢慢紧缩。

一阵刺痛，缓缓地自他心上划过。

“夫妻对拜！”

孩子们更加起劲地哄闹，有胆大些的孩子伸出手去，要把战枫往新娘子身上推。

冷酷的气息！

孩子们的手被冰冷的刀气阻隔，身子好似掉入了冰窟中，一个孩子吓得“哇”一声哭出来……

哭泣的孩子立刻被抱走了。

剩下的孩子惊得浑身颤抖。

婚宴的气氛顿时古怪起来。

原本的热闹喧哗中，忽然掺进了怪异的不和谐。

漫天枫叶急坠！

庭院中灯笼的火光骤然一暗！

寒光一闪！

锐利的刀锋逼近刀冽香胸口！

电光石火间。

一道雪白的人影鬼魅般扑向新娘子刀冽香！

那人出现得如此突然……

所有人都没有来得及反应！

如歌惊怔！

然后，一阵冰冷的沉重感慢慢灌下来。

虽然还没有看清那白影的模样，可是，她已经猜到了那是谁！

倒吸口凉气！

如歌满心满肺都是彻骨的凉意。

愚蠢的行为！这原本应该是她唯一的感受。可是，她忽然觉得悲哀。这种悲哀，不仅仅是为莹衣，好像也有一部分是为她自己。这一刻，她忽然能读懂莹衣的心。

匕首“当”一声，跌落在青石地上。

战枫的右臂渗出血来。

白衣人狼狈地摔跌在战枫脚边！跌倒的身影单薄而孱弱，像深夜里沁着凉气的露珠。白衣裹着她娇小的身子，仿佛一朵稚嫩的小白花。

她挣扎着抬起头，满脸泪水，在红彤彤的灯笼下显出惊人的脆弱。

战枫眼神冷厉：

“是你。”

泪水滴过她的下巴，莹衣凄楚道：

“你心中，不是只有我吗？”

泣声婉转，恍如杜鹃啼血。

庭院中。

诡异的死寂。

火红的枫叶在夜风中摇曳。

大红的灯笼也随着摇曳起来。

宴席中的火光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。

烈明镜眉头深锁。

裔浪示意山庄弟子将闹事的莹衣带走。

莹衣惨笑着，突然抓起地上的匕首，对准自己的胸膛，道：“有谁上来，我便自决于此！”

裔浪冷笑，挥手令山庄弟子继续。蠢笨的女人，若不是婚宴的缘故，她现在就已经是死人一个了。就算她真的血溅当场，见惯杀戮的江湖中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

山庄弟子逼近莹衣……

莹衣忽然凄声大笑：“我死不足惜！只是，我若死了，这腹中的孩子也要一并去了！”

满场哗然！

烈明镜怒目而视！

刀无暇折扇猛合，眼睛微微眯起。

战枫却好像没有听见，唇角勾出一抹古怪的意味。

莹衣的眼中满是泪水，她凄婉地哀求着着凤冠霞帔的刀冽香：“刀小姐，求求你成全枫少爷和我好吗？枫少爷是我的全部，没有他我会死的！而且……我已经有了枫少爷的孩子……”

大红的嫁衣上，金灿灿的凤凰振翅欲飞。

珠玉璀璨的凤冠下，刀冽香的声音无比冷漠。

“求我做什么？孩子是他的，又不是我的。”

莹衣万没料到刀冽香竟会这样冷淡，不禁有些惊慌，泪水如雨般淌下：

“枫少爷并不喜欢你，他只是逼不得已……”